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瑗

瑗字子玉，駟子。年四十始爲郡吏，坐事繫東郡，發千獄釋歸。辟度遼將軍鄧騭府，騭誅坐免。復辟車騎將軍閭顯府，順帝初，顯誅，又坐免。後舉秀才，除汲令。漢安初，遷濟北相，被劾徵詣廷尉，免。有集六卷。

上言察舉孝廉

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引崔氏家傳

與葛元甫書

葛龔字元甫

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白紙耳。

北堂書目

四庫文編

卷三十一

僕在河北，少他負罰，目盜賊少。

書抄三十一

雜帖

賢女委頓積治此爲憂懸焦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其信來
數附書知聞呂解其憂清化閣帖二

救妻子

吾并日而食呂供賓客而反呂獲讖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

菜具無爲諸子所蚩

後漢崔瑗傳注引崔驥後漢書

遺令子實

夫人稟天地之氣呂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
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後漢崔瑗傳

七蘇

如呂脂粉潤呂滋澤

書錄一百二十五

南陽文學頌

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呂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

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曰和聲采言于聖曰成謀曰和邦國曰諧萬民曰序賓旅曰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于是乎取之

民生如何導曰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治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藝文類聚三十八
御覽五百三十四

敘箴

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御覽五百八十八引
推漢敘箴當是崔駰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

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
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于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
春秋譏煽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順書稱其明申
申其鄰昔秦尙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
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爲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闕

古文苑
蘇文類聚四

十八作
揚雄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
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勛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
周呂監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
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緩俗莫美于施化故孔子觀夫太學而知爲
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曰懷秦
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

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篋是遵原伯非學而
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古文苑 秦蘇文類
卷四十六 作揚雄

東觀箴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右行右記其言辛
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曰安何曰季代咆哮不虔在強
奮矯戮彼逢干衛巫蠱誦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
儒嬴反爲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吁嗟後王曷不斯鑒是曰明哲
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摯周旰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
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史臣司茲
敢告侍後

初學記十
二古文苑

關都尉箴

茫茫九州據爲關津唐堯積德三代修仁越季不執爰失厥人聖
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縊爲禽僕尉臣

司關敢告竝轂

初學記七
古文苑

河隄謁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
爲砥柱率彼河澚大陸旣礙播于北野濟深咸順沂泗從流江淮
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濊濊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
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
汨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古文苑

郡太守箴

有羸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罷戾置宇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
築乾谿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祗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古文苑

北軍中候箴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闕然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怒
如熊力角焉任口操兵左右百夫衛賓昔在高祖草創伊神鴻門

之會職多未陳或有劍舞賴有傾身孔丘歷階文武定中呂人士
拜齊無其臣秦政東遊大盜輩羣斯門不設施巧銳騎在不脩員
故圖遠乘機事有殷勤殷勤在親親無常人忽情懈怠禍慢及君
憲臣司武敢告執軍古文苑

司隸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割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謂王國大
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已濟難隄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
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于戾園率隸掘蠱呂詰其姦旣定旣
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鷂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罔乃邪
實爲譏隱毀于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亶熙嬴氏慘慘
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玄默呂式百
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邇使臣司隸敢告執役古文苑

中壘校尉箴

堂堂皇帝設爲壘壁

後漢光武紀上注

侍中箴

見古文苑今據初學記十一
二召爲胡廣作故不復錄

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
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硜硜鄙夫介
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三

竇大將軍鼎銘

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趾金鉉公德配焉雉
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享位足勝
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
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

藝文類聚七十三

遺葛龔珮銘

禹湯罪己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安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爨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藝文類聚六十七

三珠釵銘

元正上曰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服星三珠橫釵攝髮鑽瑩

北堂

書鈔一百三十六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八

杖銘

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彊諸蔗雖美殆不可杖佞

人悅己亦不可相

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七百十一

案藝文類聚六十九作劉向杖銘御覽九百七十四作馮植

竹杖銘馮植不知何許人

柏枕銘

元首之尊爲乾之精詒我良材玄冬再榮是用爲枕爰勒直銘

北堂

書鈔一百三十四

和帝誄

玄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踊號吟大隧旣啟乃徂玄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

冥冥曷云其窮

藝文類聚十二

寶貴人誄

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憇懃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違嗚呼哀哉惟曰永傷

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曰壽道之常

此句有脫字

聖人之言義不虛

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

垂後昆

藝文類聚十五

司農卿鮑德謀

邁司大事，掌是六府三事九功。邁修邁聚。

初學記十二

汲縣太公廟碑

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于是國老王喜，延椽鄭篤，功曹卻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爲之位主。

水經清水注汲縣城東門北，例有太公廟，廟前有碑云。

河間相張平子碑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潛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已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瓌辭麗說，奇技膺天文志上葛洪引作高才，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

廉爲尙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麻紀之度亦能焯耀敦大天
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
用思遭命不永闡忽惡徂朝失良臣民隕合君天泯斯道世喪斯
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問其辭曰

于惟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
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已爲恥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
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冲而復盈廩廩其庶疊疊其幾膺數命
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合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允出在茲
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讎愍天不弔降此咎兇哲人其萎罔
不時恫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古文苑 案後漢張衡傳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注云璇璣平子碑文也

胡公碑

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文選諸自馬賦注

案胡廣碑有全文見蔡邕集古文類聚四十六亦以爲蔡邕作或是

從蔡兩集皆缺此碑曰從先切廣
死三十年不得爲胡作碑必誤也

草書勢

作體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簡畧應時論旨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曰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歆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黠黠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傷點邪附似螳蜋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綫虬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灌焉若注岸崩涯就而察之卽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事從宜畧舉大較彷彿若

斯晉書衛恆傳又初學
記二十一引兩條

崔琦

琦字子璋瑗族人永和初舉孝廉爲郎爲梁冀所怒後除臨濟
長不敢之職冀遣刺客要之得脫走尋見殺有集一卷

白鶴賦

見後漢崔琦傳亡

七獨

寒門邱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闌金鉤芳餌纖

繳華竿縉沈魚浮薦曰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御覽

入十四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帶

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參喻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微

眴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盼傾城

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作

陰生危激水澡其下孤鳥集其枝固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離

匠斤摧肩公輪折首目眩肌戰制呂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

能聽之乎藝文類聚五十七

暫唱卻轉時吟齊詭窮樂極懼濡首相煦初學記十五

再奏致哀風

文選王康琳反招隱詩注

三王行化夷叔隱己

文選劉峻辨命論注

翻然鳳舉軒爾龍騰

文選曹植王仲宣諫注

于斯江翠實產橘柚紫葉玄實綠裏朱莖孟冬之月于時可食撫

弓玉手永用華飾

御覽九百六十六又九百七十三

四皓頌

序

昔有南山四皓者蓋丹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于是乃退而作歌曰漠漠商洛溪谷逶迤畦畦紫芝可已療飢皇虞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梅鼎祚東漢文紀引書鈔檢書鈔無

外戚箴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

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曰禮扶君。曰仁達才。進善。曰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頽廢。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此維之晨。剪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竝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撫。暴卒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從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列。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曰禮而競。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曰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敬微。無怙常幸。爰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臧。敢告在斯。

後漢崔琦傳

崔寔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瑗子桓帝初舉至孝獨行除爲郎後
辟太尉袁湯府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尋召拜議郎遷梁
冀府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召病徵拜
議郎梁冀誅坐免官禁錮後拜遼東太守母憂服竟召拜尙書
召疾免有政論五卷四民月令一卷集二卷

大赦賦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更始齶齶乎恩隆平
之進也寔就而賦焉曰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
設法制一也陛下曰苞天之承前聖之迹朝乾乾于萬機夕虔
敬曰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曰創太平之迹旌頌膺
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
照景星獲嘉禾于疆畝數冀茨于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

和鳴農夫歡于時雨女工樂于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尙何斯之大

宣

藝文類聚五十
二初學記二十

答譏

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
或階腴曰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曰自銜或養老曰待期及
其規合策從動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
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
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
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于遐
荒不紆機弄之路鳳凰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撓
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
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鷺刀披文食黍乃啟其毛

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緝潛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蘇文類聚二十五

諫議大夫箴

於昭上帝迪茲既哲匪于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則

古文苑作有

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政目不紛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逮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諷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旣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潺湲潺湲尚塞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政告執

古文苑作有

翼

初學記十

二古文苑

太醫令箴

動不肆勤靜不實逸有疾歸太醫無能恤晉平好內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目自失雖有秦和焉所施術太上防疾其疾萌芽腠理不觸骨髓奈何

御覽二百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

崔寔二

政論

謹案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尙書崔寔撰舊唐志政論五卷
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
作本論止是一書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高祖
策祖駟父瑗范史皆有傳寔好典籍桓帝初爲郎後拜議郎與
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
士襍定五經拜遼東太守母卒歸葬服竟召拜尙書目世方阻
亂緝疾不視事免歸建寧中卒寔明于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
便事數十條指切時要言辨而確范史論曰寔之政論言當世
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爲

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犁云云本傳繫于桓帝初除爲郎時未
得其寶其本北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
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畧載有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今
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從本傳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畧
依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校補譌脫定著一卷其畸零短
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載于卷末治要專取精實而腴語美詞
芟除淨盡然于當時積弊已臚列無遺治亂興亡古今一軌本
傳引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誠哉是言也嘉
慶十九年龍集甲戌六月十五日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

唐虞呂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

藝文類聚五十二作目

隆及繼體之君欲立

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目不治者常由

世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寔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

本傳作洪

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
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曰曠廢是日
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鬱伊于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
諸乘弊車矣當意林作若能求巧工使輻意林作其治之折則接之緩則楔
木作契從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
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
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目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
成斷金誠宜有目滿天下之望稱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
此二語上下疑有刪節夫風俗者國之脈診御覽三百七十五作脈也年穀如其肥膚
肥膚雖和而脈診年穀下十三字從御覽補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
況不休而可休乎自漢興自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
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自漢興下四十一
字從本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于補綻

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措斯世子安寧之域

而已故聖人執權

遭時定制

步驟之差各有云施

本傳作設

不強人曰

不能背所急

本傳作背急切

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

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曰臨民景

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曰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

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

是曰受命

下三十五字

然疾

疑有誤本傳及藝文類聚五十二無此二字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

制奇瑋

本傳藝文類聚作倣

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

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不善烏足

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

本傳藝文類聚作可

與論國家

采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于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成況可

與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

矜名嫉

本傳作嫉妬能

恥善策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已破其義寡不勝

眾遂見屏

本傳

棄雖稷契復存

由本傳

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

于絳灌弔屈子曰聽其幽憤者也

舊作曰舒憤者也從本傳改補

夫曰文帝之明

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

願得尼軻之倫曰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廟其面曰

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曰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于

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

爲豎子所議笑其故獲也夫瀟淑

意林作貞一

之士固不曲道曰媚時

不詭行曰邀名恥鄉原之譽絕比周之黨

絕字從意林補

必待題其面曰

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也

必待下十六字從意林補

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

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于古後君又蹈之于今

是曰命世之士常抑于當時而見思于後人

意林作無不見思于後日往揆

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

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

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已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羣書治要

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

林意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

此二語袁宏紀二十一作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

今既不能

純法八世故宜參已霸政則宜重賞深罰已御之明著法術已檢

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已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

于君人之道審于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肅清

天下密如

藝文類聚五十二作謚如

嘉瑞竝集屢獲豐年

嘉瑞下八字從藝文類聚補

薦勳

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卽位多

藝文類聚作果行寬政

卒已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于

是可已鑒矣

本傳作政道得失于斯可監從藝文類聚改補

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

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

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已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

緒干戚之舞足已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麻之術非傷寒

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道。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曰德教除殘。是曰梁肉理疾也。曰刑罰理平。是曰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戾運之會。自數世已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馳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鞞。已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從容平路。此四字從紫宏紀二十一補哉。昔高祖合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御覽六百四十八作高帝作黥劓斬趾斷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鞭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曰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曰嚴致平。非曰寬致平也。世有所變。何獨拘前。世有下八字從御覽六百四十八補必欲行若

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本傳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于心猶急水之歸下。有服文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俟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自閉民欲崇隄防自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鶩蛇頸龜身五色紛麗亦可貴放鳳乎。如使下十八字從御覽九百十九補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足而欲絕之爲

實

有願

璘璣御覽七百

玩飾匿于懷袖文繡弊于簾幃也

而欲下

字

從北堂書鈔未改本

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

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僭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

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

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

工商逸而入厚

意林作利厚

故農夫輟耒而彫鏹工女投杼而刺績

本

刺文從

躬耕者少末作者眾生土雖皆墾又而地功不致苟無力

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為姦寇是曰倉廩空

而囿園實一穀不登則饑餒流死上下相匱無日相濟國曰民爲

根民曰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

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

大字從御覽五百五十五補

掃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大無法度

大字從御覽五百五十五補

至用輜梓黃腸多藏寶貨饗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日奉

遺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有脫老親之飢寒曰事淫法疑作

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起爲盜賊起本作迫從

十五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此此本作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

橘柚之貢說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堯舜所不常御嘗御

從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七十三改山龍華蟲帝王不曰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

甘而厭文繡者蓋曰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

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置誠亦難矣

是曰天賊賊人汲汲外濶奢風內憂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曰

聚斂愚民則冒罪戮曰爲健俗之壞敗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

復存無益于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

害政乃塞其源曰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壘川者必杜其

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盈書治要

易曰：言行君子，所曰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曰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關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邪？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冠，賣之，則莫取。復之，則不可。其餘雜物，器皆此輩。是曰百姓創艾，咸曰官爲忌諱，遞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曰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財用，不周于事。故曰：上爲意林作上行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曰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曰風移于詐，俗易于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覩其利。斯皆起于典藏之吏，不明爲國。

之體苟割脛曰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

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稟書治要

陳兵策于安平之世譬令未病者服藥

林意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

朝廷留意于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有本

謝從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二疑蔡太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

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救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賓字

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曰麻臬被弓弩米

粥雜漆燒鎧鐵焯醯中令脆易治鎧孔又彌小不足容人治借作

字又麻不足容人四字並從御覽三百五十六改補刀牟疑當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

作私兵不可用官器凡漢所目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今鎧

則不堅今字從御覽補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

不可依恃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曰小況大使三軍器

械皆可依阻，則膽勇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定，疑作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克。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尙勝于自中也。苟已牢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已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已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覲，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治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已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羣書

治要

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曰：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于是君臣始有不親之疊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已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累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北堂書鈔未改本七十八作養亦竭忠北堂書鈔作誠盡節，而無壹切

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于中則和氣應于外是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呂來政教稍改重刑闕于大臣而密網刻于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摘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呂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阿媚竈曲禮不行于所屬私敬無廢于府有脫州郡側目呂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閭門搗捕妻子人情恥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睨睨待呂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都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呂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况凡庸之士而貴呂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

之政必有橫暴酷烈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紕已復進棄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已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已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已終始恐失羣臣之和已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履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已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關畧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已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闕內侯已次入爲公卿然後改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

舊法所宜因循及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

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建初中南陽陰意詔除郎爲

饒陽令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

建初下廿九字從北堂書鈔未改本七十一

八縣令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

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尙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

宜簡習帝時帝上有脫字尙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已機事周密

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已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

有改易也聖人行之于古已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

從是羞效唐虞而恥遵先帝也

羣書治要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

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已願其土制廬井已養

其飭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已

禮義威已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檢其臣乎故

古記曰倉庾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日養父母俯不足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眾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恥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膏肉五

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斗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贖。自非夷齊孰能餓死。于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曰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曰闕其匱。使足代耕自供。曰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于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曰爲戒。羣書治要

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鯀鯀。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曰誘還其進逃。

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

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亡命之子亡之二

從御覽六百五十二補

皆老子草野窮困憐艾比之于死頃聞日來歲且壹

赦百姓忸怩輒爲奸非每迫春節徼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

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六百五十二作噫

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曰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

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曰趣姦姦曰趣

赦轉相驅蹙雨不得息雖曰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

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作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

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喪己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

呂明孝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痊疽

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導先

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

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曰上乃時壹赦

羣書治要

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

通典但有昔聖人三字從御覽人百二十一補

分口耕

御覽無耦耕字

地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徧

通典作變從御覽改

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

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墮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

并兼之人烏氏曰牧豎致財龍比諸侯寡婦清曰攻丹殖業禮曰

國賓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戶地俾封君之

士行苟其曰亂執政養劔客曰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

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躡無所跼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

人躬帥妻孥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織貧者躡屣而歲馱歷

代爲虜猶不贍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

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曰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

陳故古有侈人通財曰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

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冝

聖發考二補

小人

人之情安土重遷，蓋就飢餓無適樂土之慮，故

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

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滅。是曰景帝六年詔郡

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于隴西北地，西

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于關內，今宜復導

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于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通

戰國海內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鄴，民曰興歌。蜀郡李冰

鑿離堆通三江益部，至今賴之。秦開鄭國，漢作白溝，而關中號爲

陸海。御覽七十五

武帝曰：趙過爲搜粟都尉，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登無

同疑非兩人今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耩，

合并爲一事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犁，轅長四尺，

回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二人將耕一人下種二人挽樓凡用二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齊民要術一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百二十三

夏扈趣耘鋤即舊脂亦呼獲穀事類夏賦注

僕前為五原大守土地不知緝績一作織冬至積草伏臥其中若見

吏已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

織師使巧手作機及一作乃紡已教民織具已上聞御覽二十七又八百二十六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已威力就弟強貧

此不當也林意

舉彌天之網已羅海內之士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引作崔寔本論疑是篇名或轉寫誤也士字選

注作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頻踈而脅從黨成于下君孤于上林意

馬不素養難已追遠士不素簡難已趨急林意

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林意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意林御覽 四百三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之治。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作無賞罰是無君苟欲治之

是猶不蓄梳

櫛，書鈔而欲髮之治，不可得也。

意林御覽 七百十四

衛家曰：冬榮者，春必殺。

意林

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

詈極筆，由復廢舍，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

御覽十三作州縣符後皆作州縣記

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永平中，詔禁吏卒不得繫馬宮外樹，爲傷

害其枝葉。又詔令雒陽贖工作，贖皆二尺五寸圍，人頭有大小，不

可同度。此詔不可不從也。

初學記二十四意林御覽十三又四百九十六又五百九十三

洗濯民心，湔浣浮俗。

意林

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文選鮑明遠放歌行注

詔書故事：三公辟召，曰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

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已決疑。能案章覆問。四曰

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

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于三

公。

當復有三公字亦委策掾屬曰：「答天子。」

北堂書鈔六十八御覽一百九

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

年而至公卿，誠不有脫假非其人，其負燻而亡也。

北堂書鈔六十八

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北堂書鈔七十八

舊制萬戶曰上置大縣，令曰表其能，字人之力也。

北堂書鈔七十八

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文選孫楚爲石苞與孫皓

書注引崔

秦割六國之君，劍殺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烏驚

獸駭，不知所歸命。

文選廣絕交論注御覽三百六十七

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曰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文選三國名臣贊注引崔寔本

論

及其出也足已濟世靈民

文選伯淵傳注又陸機弔魏武文注

秋風厲而賞武臣

御覽二十一

大昊之世設九庖之官

御覽七十八

搔癬之疾先笑而後愁

御覽三百一十一

君曰審令爲明臣曰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

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

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御覽六百三十八

師曠曰人骨發猶木有曲直曲者爲楡直者爲檀檀宜作輻楡宜

作轂

御覽九百五十二

小民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從來

疑當作必民不

可輕奈何欲望

有脫乎御覽九百七十六

理世不得眞賢猶治病無眞藥當用人參反得蘆菴根

御覽九百人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六終

全後漢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寔

四民月令

謹案隋志農家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尙書崔寔撰舊唐志同
新唐志作崔湜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
不倫且多望漏王本又誤曰齊人月令謂卽四民月令而所采
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旣輯崔
寔政論一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佚得二百許事省并重複遂
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有注疑卽崔寔撰徵用者或曰注
爲正文今加注字間隔之而王本所采齊民要術六事附存俟
考又齊人月令一卷唐孫思邈撰宋志在時令類本今亡竝附
于後免與崔寔書混夫農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一曰食

孔子論政先足食自古及今未有不知稼穡之難難而能有國
有家者也惜古書流傳日少漢志農九家見于隋志者僅汜勝
之一家見于新唐志者僅尹都尉汜勝之二家而多出漢志范
子計然一家至宋時著錄乃起齊民要術前此數家絕無傳本
屬乃增收晚出空疏不適用之書濫及茶蟹花石不急之務殊
非農家本意同硯生洪頤暄始輯范子計然一卷汜勝之書二
卷及余所輯此書雖皆殘缺然而網羅散失舊聞竊有力焉數
十百年後此書存佚余又不敢知是在好古者之廣爲傳布也
嘉慶甲戌歲十月

正月之朔是謂正旦

一作正日一作元日孔六躬率妻孥潔祀

祖禰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無大無小曰次列于先祖

之前子婦曾孫各上椒柏酒于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齊民要術三載

文類聚七十二又八十九初學記四兩引白孔六

帖四歲華紀履一御覽二十九又九百五十八注正日進椒酒

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耐老柏亦是仙藥進酒次第

當從小起已年少者爲先初學記四百九十六上辛日掃除畦畦中

枯葉齊民要術三上除若十五日合諸膏小草續命丸案五川作圓疑此亦圓傳寫變

耳其文散法藥農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學學本不重言學五經

注謂十五已上至二十也視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注謂九

歲已上十四已下也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命女工趣

織布典價釀春酒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號文類雨水中

御覽五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蓄疆土黑墟之田齊民

御覽二十七黃疇注疇麻田也齊民要術二可種瓜注種瓜宜用戊辰日齊民

要術二事可種瓠齊民要術可種葵齊民要術三御可種雜韭芥

類瓜風注可種瓠齊民要術可種葵齊民要術三御可種雜韭芥

齊民要術三大小葱蒜苜蓿及雜蒜注亦種此二物皆不如秋齊民要

可種蓼齊民要術三可種芋齊民要術二可作諸醬肉醬清醬齊民要正月

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

過十五日則果少實

齊民要術四

正月盡二月可種春麥。脾豆

齊民要術二

可剝樹枝

齊民要術四

自正月已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注)或曰

其月無壬子日。已上旬伐之。雖春夏不蠹。猶有剖折開解之害。又

犯時令非急無伐

齊民要術五

二月祠大社之日

薦非卯干祖廟

初學記三

陰凍畢澤可留美田

緩土及河渚水處

齊民要術一

順陽習射。已備不虞。春分中雷乃發聲。

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注)有不戒者。生子不備。蠶事未起。命縫人

浣冬衣。徹複爲裕。其有羸帛。遂供秋服。(注)凡浣故帛。用灰汁。則色

黃而且肥。搗小豆爲末。下絹從投湯中。已洗之。潔白而柔。朋勝阜

菘矣。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等。收薪炭。(注)炭聚之下。碎末勿令

棄之。構篋已浙米泔澆之。更搗令熟。丸如雞子。已供烘爐御寒之

用。輒得達曙。堅實耐久。踰炭十倍。

齊民要術三

榆莢成及青。收乾。已爲

百蓄。(注)百美也。蓄積也。司部收青小麥暴之。至冬。已釀滑香。宜養

老詩云我有旨蓄亦已御冬也色變白將落可作醢醢隨節早晚

勿失其適齊民要術五莧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榆莢落時可種藍齊民要術五別

小葱齊民要術三采荒齊民要術十一昏參夕杏華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可

種胡麻謂之上時齊民要術二御覽九百八十九可種稷木作植依御覽八百三十九改禾美田

欲稠薄田欲稀齊民要術一可種苴麻齊民要術二御覽九百九十五注苴麻麻之有

蘊者苴麻是也一名麇苴麻子黑又實而重可治作燭不作麻齊民要術

二月盡三月可采土苾根御覽九百九十八可掩樹

枝注埋樹枝土中令生二歲自上可移種矣齊民要術四

注孫叔敖作期思陂御覽七十二宋此注無所屬月令仲春無麇陂池今據附于二月末

三月三日巳及上除可采艾及楸絮注楸絮治瘡痛齊民要術三

十二又八十九引注作楸絮可巳愈瘡初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

塗隙穴具槌持箔籠齊民要術五清明節後十日封生蠶至四月

立夏後蠶大食芽生可種之齊民要術三是月也杏華盛初學記三又

勝可苗又作橋

白沙輕土之田

齊民要術一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八事類賦注可種

積禾

齊民要術一積本作植依御覽八百三十九改御覽此可種

苴麻

齊民要術二御覽九百九十五可種瓜齊民要術二可種胡麻齊民要術二可種黍稷

此四字依注加案齊民要術云三月上旬種者爲下時注口黍之稌

上時四月上旬種者爲中時五月上旬種者爲下時熟者一名稌也齊民要術二布谷鳴收小蒜齊民要術三桃華盛農人候時

而種御覽九百六十是月也冬穀或盡堪麥未熟乃順陽布德振

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罄家

繼富度入爲出處厥中焉蠶晨尙閑可利溝瀆葺治牆屋修門戶

警設守備已禦春饑草竊之寇是月盡夏至煖氣將盛日烈曠燥

利用漆油作諸煎藥可糶黍買布齊民要術三可采烏頭御覽九百九十可種

種稻御覽八百三十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齊民要術二

四月立夏後作鮰魚醬齊民要術八蠶入簇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

時齊民要術二可種胡麻齊民要術二可種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齊民要術二

要術 二 可收蕪菁及芥葶冬葵子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三可作酢齊民要

卽醃本字蘭既入簇趣線剖線具機杼敬經絡草茂可燒灰是月也可齊民要

作棗糲呂御又作賓客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可糴穰齊民要

依文選注改注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穰文選潘岳馬及大麥做絮齊民

五月一日可作醢御覽八百六十六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

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呂灰

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呂竿挂油衣勿辟藏注暑溼相著也是

月五日合止痢黃連圓霍亂圓采蔥耳齊民要取蟾蜍注可呂合

惡疽瘡藥齊民要術三取東行螻蛄注螻蛄有刺治去

刺治產婦難生衣不下齊民要術三亦可作酢齊民要食拒救御

八百霖雨將降儲米穀薪炭呂備道路陷滯不通齊民要可爲醬

上旬楚校切本又作炒一切經音義卷豆中庾煮之呂碎豆作

崔寔

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曰藏瓜可作魚醬齊民要術八可種胡麻齊民要術

二可多作糲曰供家出入之糧曰待賓位齊民要術八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可蒔

麥田齊民要術一五月六月云云又二作五月一夏至先後各二日日播麥田一日乃六月之誤蕃乃蒔之誤也

日可種黍蟲食李者黍貴也齊民要術一先後各五日可種牡麻注牡

麻青白有華無實好肥理兩頭鉏而輕浮一名爲臬也齊民要術二是

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夏至先後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齊民要術

三距立秋無食煮餅及水引御覽餅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六十

注夏月食水時此二餅得水即堅強難消不幸便爲宿食傷寒病

矣試曰此二餅置水中即可驗唯酒引餅入水即爛矣齊民要術三可

刈藍齊民要術五可糶大小豆胡麻糶穰大小麥收敝絮及布帛至後

糶麩置罌中密封注使不蟲生至冬可養馬齊民要術三可別種稻

及藍盡夏至後二十日止齊民要術三

六月可蒔麥田齊民要術一六日可收葵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一

齊民要術一案故齊民要術作種誤

可作麴注其麴糵多少與春酒麴同但不中爲春酒喜動已春酒

麴作頤酒彌佳也齊民要術七初伏薦麥瓜于祖福文選潘岳在懷縣作詩注初學記四

御覽三十一又八百命女工織練練注絹及紗縠之屬可燒灰染

青紺雜色齊民要術三可種小蒜齊民要術三別大葱齊民要術三種冬藍注冬

藍木藍也人日用藥也齊民要術五可蓄瓠齊民要術二中伏後可種冬葵

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三可收芥子齊民要術三可種蕪菁注至十月可收也

要術齊民要術九大暑後六日可藏瓜齊民要術九

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取淨艾六日饌治五穀磨具齊民要術三

七日遂作麴齊民要術三又七初學記四歲華紀合藍六帖四九

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歲華

紀麗三御覽三十一習俗然也御覽三十一作乾糗采蔥耳齊民要術三設酒脯時

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請于河鼓織女注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

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雲如地河之波輝輝有光

隴五色曰此為徵應見者便拜乞願三年乃得聚四類藏韭菁注

菁韭把出齊民要術三別種齊民要術三可種齊民要術三可種大小葱

注夏葱曰小冬葱曰大齊民要術三可種小蒜齊民要術三可種芥齊民要術三

可種苜宿齊民要術三處暑中向秋節浣故製新作捨薄已備始涼糶

大小麥豆收緣練齊民要術三收柏實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四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清本作涼依初學記二十七

改風戒寒趣織本作練初學記御覽練帛染綵色齊民要術三注枲染

色黃赤人君所貴御覽九百五十八河東染御黃法確擣地黃根合孰灰

汁和之攪令勻搗取汁別器盛更擣滓使板孰又呂灰汁和之如

薄粥為入不渝釜中煮生絹數回轉使勻舉看有盛水袋子便是

絹孰杼出著盆中尋繹舒張少時拔出淨振去滓曬極乾呂別絹

濾白溜汁和孰杼出更就盆染之急舒展令均汁冷拔之出暴乾

則成矣治釜不渝法在醴酪條中大率三升地黃染得一匹御黃

多則好作柴桑薪蒿灰等物皆得用之。齊民要術三案河東已

定本注擘絲治絮製新浣故及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韋履賤好

豫買已備冬寒刈荏葦芻芟涼燥可上弩繕治築鋤正縛鎧弦遂

目習射弛竹木弓弧糶種麥糶黍齊民要術三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

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穡早晚無常齊民要術二可

種大蒜齊民要術三可種芥齊民要術三可種苜蓿齊民要術三可種乾葵御覽

二十齊民要術可斷瓠作菑瓠瓠中白膚實已養豬致肥其瓣則作燭致明

五齊民要術三采王不留行御覽九百九十二收韭菁作擣齏齊民要術八收作

九月九日可采菊華藝文類聚八十一收枳實御覽九百九十二是月也

本作九月治場圃塗囷倉修竇窖繕五兵習戰射已備寒凍窮厄

之寇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已救其寒齊民要術

三藏此薑蕘荷注生薑謂之薑蕘作葵菹乾葵其歲若溫皆待十

月齊民要術二

又三又九

十月培築垣牆塞向謹戶注北出牖謂之向齊民要術三上辛命典饋

漬麴釀冬酒作脯腊呂供臘祀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農

事畢命成童入大學如正月焉五穀齊民要術三既登家備儲蓄齊民

齊民要術三作家儲畜積文選注作家有儲積六帖作乃順時令齊民要術三

齊民要術三注歲華紀麗四白孔六帖三目為救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

寔注御覽二十七事類冬賦注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與舉之呂親疏貧富為差正心平斂無相踰

越先自竭呂率不隨齊民要術三先冰凍作涼飭煮暴飴齊民要術三

齊民要術三百五可析麻緝績布縷齊民要術三作帛履齊民要術三帛作白北堂

齊民要術三百九不惜注草履之賤者日不惜齊民要術三農語曰河射角堪夜作

犁星沒水生骨馮惟訥古詩賣縑帛做絮糶粟豆麻子齊民要術三平

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垣北牆陰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

息最多者歲所宜也齊民要術一冬至下十八字本作

齊民要術一冬至下十八字本作餘法同上據上文泥勝之書補

冬十一月

異此外原書每月有春

陰陽爭血氣散冬至日先後各

五日寢別內外

齊民要術三

買白大養之。已供祖禰。齊民要術三冬至

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已及祖禰其進酒肴及謁賀。君師耆老如

正旦

初學記四歲華紀麗四未句

硯冰凍命幼童入小學讀孝經

論語篇章

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藝文類聚五十八御覽六百五事類賦注

可釀醢糴秬和

粟豆麻子

齊民要術三

伐竹木

齊民要術五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已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

下浹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已俟農事之起去豬豕車骨

注後三歲可合菴膏藥

齊民要術三

及臘日齊民要術二作日三祀祖

齊民要術二又三皆臘

注祖者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

游死道路故祀。已爲道神。已求道路之福。

宋書麻志上文選祖後

炙雞

齊民要術三云雞一作煎御覽作蓬

注燒飲治刺入肉中及

樹瓜田

齊民要術三

四角去蠶蟲

齊民要術二又瓜蟲謂之蠶

要術二云
胡盜反

東門磔白雞頭

注可引合法藥

齊民要術三御覽九百十八

臘明日

更新謂之小歲

進酒尊長修賀君師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御覽三十三又二十九作過臘一

日趙謂小歲

注進椒酒從小起

御覽二十九引爲正文今依正月定爲注

附錄王謨本六事俟考

齊人呼寒食爲冷節，已麪爲蒸餅，棧團棗附之名曰棗糕。

五月五日取蠅虎杵碎拌豆，豆自踴躍，可引擊蠅。

七夕勸

請牛女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

御覽三十一引周處風土記有此

京師立秋，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皆翦成花樣，戴之，形製不一。

農語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案鄭注月令引理語有此

近古婦人常自冬至日獻履，韞于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案初學記四御

覽二十八引崔浩女儀有此

已上六事王謨輯四民月令云見齊民要術今檢齊民要術無此文不知何據

附錄唐孫思邈齊人月令四事免與崔寔書混

凡立春日

中類賦作立春之川

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乃進

醬粥呂導和氣

御覽二十

春分不殺生不用疾君子齋戒衣夾衣導引不食生冷

御覽二十

四月八日不宜殺草木始服生衣宜進溫酒服溫藥是月也無

壞麋卵無伐大樹是月也宜呂夙興

御覽二十二

重陽之日必呂糕酒登高眺迥爲時讌之游賞呂鳴秋志酒必

采茱萸甘菊呂泛之既醉而還

御覽三十二事類賦納案玉誤輯本呂此前三事當四民月

今誤也重陽事王木漏落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邵

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少遊太學，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時，署郡戶曹史，舉孝廉。五遷爲尚書令。永初中，遷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後坐事免。北鄉侯卽位，代劉熹爲司徒。順帝初，免。卒年八十餘。

因天變上順帝書

臣聞天不言，縣象曰示吉凶，挺災變異曰爲譴誠。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曰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斷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星，知爲何國也。下史于獄，其後公子牙謀弑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搶楛。十六日入

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閒稍微不見客
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為
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
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
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
抑遠饒足曰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
豫天故挺變明曰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注補引李氏家書時天有變氣李
邵上書諫案事在永建元年

因日蝕地震上安帝書

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
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
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
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震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

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
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
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譬猶
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
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
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
龍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續漢五行志六注。備
引李氏家書。司空李

邨上書

案事
在元初六年

奏宜復祭六宗

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
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于甘泉汾陰祭天地。
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
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

宜復舊制度

續漢祭祀志中注補引李氏家書又見御覽五百二十八引李郃別傳

李固

固字子堅，郃子。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五府連辟，皆不應。陽嘉二年，舉敦樸士，對策第一，拜議郎。出爲廣漢，雜令不到官。梁商請爲從事中郎。永和中，拜荊州刺史。徙太山太守，入爲將作大匠。漢安初，遷大司農。沖帝卽位，代趙峻爲太尉。參錄尚書事。後議立清河王蒜，忤梁冀，指免。建和元年，下獄死。

舉敦樸士對策

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

下覺臨，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續漢五行志一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

對策引京房云云

對策後復對

詔又時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

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擾者輒見斥逐是已溷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已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

家所曰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曰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曰高爵尙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曰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曰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曰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引續漢書作北斗

爲天喉舌尙書

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
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
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
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
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
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開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藪
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已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
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撻變
象已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時施行顯拔其人已表能者則聖聽
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
人方置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

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冒敢陳愚瞽昧自聞者。儻或
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後漢李

固傳

愚曰爲天不言。曰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
而應。曰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具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書
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京江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
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圖。抑退
權臣。詢求善政。曰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
紜。曰復做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曰陛下聖德應期。
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
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
興之主也。皆改華服。濡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于古。今封阿
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曰爲然。
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曰

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百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曰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目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目斟酌元氣帝有尙書所目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曰安萬機不治則天下曰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復能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驚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

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存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臣自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臣今隄防壞陋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卻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于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言對不敢虛造袁宏後漢紀十八案此與後漢書各有刪節文亦互異

發喪對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自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後漢李固傳

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自練神爲寶安國者

呂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呂大夫之位。是呂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曰：病免歸，誠曰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呂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呂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

後漢李固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有小異

與吳雄上疏

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

後漢李固傳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恐死亡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尙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已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已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已兵付刺史張喬，喬囚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已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

陟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已爲其資有能反開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

袁宏後漢紀十人從漢南蠻傳

冲帝山陵議

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費三分減一

後漢李固傳

臨荆州辟文學敎

欲采名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于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舍文學求之于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口口口口引長沙耆舊傳

助展允婚敎

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配匹未定聞之愴然甚閔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已已允親兄弟無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輔爲允娶云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牽先大夫天府內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其欲議朋友少微條名目允貧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已成婚御覽五百四十一

奏記梁商

春秋襄儀父已開義路貶無駭已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已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明將

軍望重位顯當曰天下爲憂崇尙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災怪屢見比無雨
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愚者
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門之側月者
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
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曰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
壽無有怵迫之憂誠合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
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
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後漢李固傳
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
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怪屢
起宮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勢重誠合王政一整必享不朽
之福

案

袁宏後漢紀十八
案卽前篇約文

奏記梁商理王龔

今日聞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曰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爲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訶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曰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已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擣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

時也

後漢王龔傳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公智通大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已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非大罪不遜位

御覽二百六

議立嗣先與梁冀書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議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恩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昨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已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後漢李固傳

遺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已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後漢黃瑛傳

與賓卿書

開廓大分，繆綢恩信。

文選盧子諱答魏子悌詩注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

固受國厚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已吉爲凶，成事爲敗。平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

後漢李固傳

臨終敕子孫

素棺三寸幅巾殯殮于本郡燒塢之地不得還墓塋汗先公兆域

後漢李固傳
注引謝承書

李燮

燮字德公固少子桓帝末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復爲議

郎遷河南尹

士書求加禮種岱

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
種岱潛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
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賢既沒
有加贈之典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
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

後漢
仲嵩

附傳

安平王續復國議

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

後漢李固傳

書甄邵背帛

詔貴賣友貪官埋母

同上

穎川甄邵附梁冀爲親合有同歲生得罪冀亡奔邵邵僞納陰告冀捕殺之

邵當遷郡守會母亡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受遇之途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書帛于其背乃表邵廢綱

周磐

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永元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令徙

重合棄官歸公府三辟有道不應建光元年卒年七十三

合二子

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引周身外槨足引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引置棺前示

不忘聖道

後漢周磐傳

杜崇

崇永元中爲中郎將，巨潏變南匈奴，徵下獄死。

上言備南單于

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脇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後漢南匈奴傳：永元五年，中郎將杜崇與款金吾行度，遂將軍事，朱徵上言，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有小異。

龐參

參字仲達，河南緜氏人。永元中，仕郡舉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初，于徒中召拜謁者，尋爲漢陽太守。元初初，遷護羌校尉，坐罪徵下獄，復爲漢陽太守。順帝卽位，遷度遼將軍，入爲大鴻臚。永建四年，代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陽嘉中，免，復代施延爲太尉。永和初，召病免。

使子後上安帝書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曰大
重疲之曰遠戍農功消于轉運資財竭于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
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臣爲
萬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眾臣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
振旅畱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臣助其
時止煩賦臣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畜精筑乘懈沮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後漢隲
參傳

奏記鄧隲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
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臣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
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
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于曠野牛馬死于山澤縣官不足

按本傳作
不求外利

取貸于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益，無益于疆；多田不耕，何救饑餓。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巨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曰：「權徙之。」轉運遠賫，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後漢龐參傳

王堂

堂字敬伯，廣漢郫人。永元中，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永初中，拜巴郡太守，遷右扶風。永建初，入爲將作大匠，坐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後遷汝南太守。己忤梁商，袁湯免。卒年八十六。

汝南太守教掾吏

按御覽二

百六十二

引作拾

遺補闕

主簿二字

乃衍文也

古人勞于求賢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緝于下其憲章朝右

簡覈才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主簿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于求賢

責實察言觀效焉

後漢王堂傳

簡覈眾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主簿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于求賢

逸于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敎

御覽一百六十二引鍾毓真吏傳

擢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